

全力以赴向前进

高考砺痕

□ 胡光贤

六月的蝉鸣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，我总在考场外的杉树下看见当年的自己，那个在命运冰面上跌跌撞撞的少年。

2006年第一次高考放榜，18分的差距像道冰墙，将我挡在大学门外。我拒绝复读，攥着打工手册钻进闷热的绿皮火车，奔向远方。

混凝土粉尘迷住眼睛时，我学会用掌心的血泡丈量生活，扛着一袋袋水泥爬五楼，汗水混着水泥浆滴在楼梯间。夜宿工地铁皮棚，潮湿的帆布床浸着丝丝寒意，远处的鞭炮声总让我想起攥紧的成绩单。

2008年初的凝冻灾害，让整个村庄成了冰雕世界，屋檐垂下的冰凌像倒悬的利剑。十厘米厚的冰层下，枯枝断裂声像命运的冷笑。我陪母亲赶集归来，在结冰的山路上重重摔倒，左脸撞出两厘米宽的伤口，鲜血在雪地上洇开暗红的花。母亲

用撕裂的围裙为我包扎。她鬓角的白发在风雪中颤动，让我忽然读懂了生活的重量。在社会漂泊的两年里，搬砖磨出的老茧、工头的哨声、铁皮棚的漏雨，原来都是命运埋下的伏笔。

那一跤彻底摔醒了我。2008年3月，我回到母校县二中，以社会考生身份备考三个月。凌晨五点的教室总是亮着孤灯，窗玻璃上的白气模糊了山峦的轮廓，物理试卷的红叉像荆棘。我咬着橡皮擦演算到手指渗血，终于明白，知识是凿穿命运坚冰的镐头。

第二次高考，1分的差距让我与二本失之交臂，像是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。幸运的是，我被降分录取了。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母亲颤抖着递来沾着泪渍的信封，准备好的8000元学费上个月被盗，家人为不影响我考试，将真相瞒到了最后。

当又一年高考的钟声响起，看着考场外攥紧准考证的年轻面孔，我想告诉他们：生活或许会让你在冰面上跌倒，但别忘记，手中的笔永远是点燃星光的火种。

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试卷，那些被墨水染黑的指尖，终将在时光里长成穿透云层的翅膀。只要以“坚持”作翼，总会在命运的冻土上开垦出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贴在蚊帐顶上的梦想

□ 明伟方

三十九年前的夏天，我正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紧张复习，准备迎接人生的重要时刻——高考的到来。

农村的孩子更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。没有城里孩子优越的学习条件，对光阴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唯有分秒必争，拼命与时间赛跑，才能与梦想更近一步。

每天在学校食堂草草吃完简单的晚餐后，同学们就赶紧回教室取书本，然后到学校四周的小山包或田头地尾捧读起来，直到天黑才再回教室上晚自习。白天紧张地上了一天课后，不免有点昏昏脑

涨。这时走出教室，放放风，换换脑筋，趁机背记一些知识点，效果较好。

我喜欢漫步在田埂，置身于开阔的大自然里，摇头晃脑地背英语单词或政治，悠然自得，无人打扰。微风吹来泥土和庄稼的芬芳，沁人心脾。心情好时，我就随心所欲地唱唱歌；心情不好时，我也会对着茫茫田野大声吼几嗓子，发泄一下情绪。望着青青禾苗，在农民的辛勤劳作、精心培育下，逐渐成长为一片片金黄的稻浪，丰收在望，我不止一次地想：我也会收获自己的梦想吗？

当年，学校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，我

们200多名高三男生挤在一个由旧仓库改建的宿舍里，蚊虫飞舞，酷热难当。

由于用电非常紧张，所以，每天晚上11点钟，宿舍里准时熄灯。但大多数同学并没有马上休息。我们躲在蚊帐里，点上蜡烛，继续秉烛夜读。摇曳在蚊帐里的烛光，成为夏夜乡村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
每个人的蚊帐上都贴着大大小小的纸条，纸条上写满各种重要的公式、定律或英语单词。我的蚊帐顶端还贴着这样九个大字：记住，你的户口在农村。每当仰躺在床上，这样几个清晰的大字就猛烈地刺激着我的神经。它表达了一个农村

少年渴盼跳出农门、拥抱外面精彩世界的强烈愿望。

我永远记得这一天：1986年6月20日。其时距离那年的高考还有18天。躺在蚊帐里看书的我太困，睡着了。燃着的蜡烛倒在床上，点燃了蚊帐……幸亏被其他同学及时发现，才没酿成大祸。

我可惜那床全家最好的蚊帐。闻讯赶来父亲抱着惊魂未定的我，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越烧越发，你一定会考上理想的大学的。”

那年，我以562分的高分，考取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

曹风

暗香疏影

李陶 摄

最难忘

zuizuinanwang



母亲带我拣麦穗

□ 吴建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业还没有实现机械化，农民耕种基本上还是靠人力和畜力。从耕地到收获，农民所付出的艰辛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。所以那时候无论是什么时候，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爱惜粮食，每到收获时节，田地里的谷物收上来之后，人们还要拣拾遗留在地里的谷穗，尽量不让一粒粮食遗漏在田里。

那时，每到麦收季节，学校都要放一个星期左右的长假，让学生回家协助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农事。割麦、挑麦捆、搬麦这些重体力活是大人的事，我们小孩子帮不上忙，但收割后到田里去拣麦穗，孩子就是“主力军”了。

记得著名作家张洁在《拣麦穗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，我就跟在大姐姐身

后拣麦穗了。那篮子显得太大，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，闹得我老是跌跤。”我也是这样，五岁就跟在母亲后面拣麦穗了，只不过母亲给我的是一只小竹篮，而她则挎着一只硕大的竹筐。

拣麦穗大多是在午后，此时劳作了一上午的农人大多要歇一会儿，而母亲却

不顾劳累，挎着一只大箩筐走向田野。

我闹着也要去，母亲拗不过我，只好给我一个小小篮子。

晌午的阳光热辣辣的，田野里空空荡荡。

母亲弓着腰，双眼紧盯着地面，仔细地搜寻着，不放过一枚麦穗。

我母亲身前身后的奔跑着。我很少看到麦穗，看到的都是蚂蚱和蝴蝶。我放下竹篮，追上去，捕捉它们。母亲嗔怪道：

“别光顾着玩，拣麦穗啊。”我嘴上答应：“晓得啦！”可手里还是拿着刚捉到的蚂蚱

玩。而母亲的腰总是向前弯着，像一棵不堪果实重量的柿子树。她一只手不停地在地上拾啊拾啊，还把我落下的麦穗重又拣回来。她拾的麦穗贮满了竹筐，还有很多我稚嫩的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。那些东西很美好，很沉重，使得母亲的身体总是向一侧倾斜。

拣完麦穗，母亲招呼我回家。我的篮子里空空的，母亲的大竹筐沉甸甸的。我好奇地问母亲：“娘，哪有这么多麦穗拣啊！”母亲微笑着说：“收割得再干净的地块，也有漏落的麦穗。而且这些麦穗多是最高饱满的籽粒。所以只要你勤快，哪有竹筐拣不满的？”每年夏收，母亲总能拣拾几十斤麦穗。在那总也吃不饱的年代，正是这些麦穗，帮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饥饿的岁月。

长大了一些，我就独自一人去地里拣麦穗。这时，我才发现，麦地里还真像母亲说的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麦穗。我像母亲那样不停地拣啊拣啊，不一会儿就拣了满满一竹筐，累得腰酸背痛，汗流浃背。我这才体会到劳动的艰辛、粮食的来之不易。从此，我一直珍爱粮食，即使在生活富足的今天，我仍然保持着勤劳务俭的好习惯，吃饭时哪怕桌上掉下一粒米，我都要把它拣起来，舍不得浪费掉。

虽然如今远离了故乡，远离了农田和稼穗，我再也没有拣过麦穗，然而，故乡的田野连同那金色的麦穗，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底。它时时告诫我：只要记住金色的麦穗，就不会丢掉麦穗那金灿灿的品德。

小小说

xiaoxiaoshuo

诚实的“代价”

□ 呼庆法

在这一天，手机没有陌生号码响动，让我悬着的心有了一丝安慰。

开车回到小区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停好车，就悄悄从停车场的另一边走过，一看白车还停在原位，心一下悬了起来。我看了一周没人，就俯下身，仔细打量白车的剐痕。让我庆幸的是，只是在前轮翼子板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。车主如果不仔细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
回到家后，我还是有些不踏实，心想要是车主明天开车，发现自己的新车被剐蹭了，会不会气急败坏地去找物业查监控或报警。这样一想，我额头瞬间沁出了汗滴。

我赶忙打开手机百度，在搜索栏里输入“小区剐蹭车辆逃逸会追责吗”，妈呀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搜索结果显示，小区蹭车逃逸，一旦属于警方追查以后确定的，一律按照交通事故肇事逃逸，

承担事故全部责任……

凭我多年的经验，就那个剐痕，修复一下，最多也就100多元。与其让警察上门，不如自己主动赔偿。拿定主意后，我急忙到白车上找车主手机号码，无奈，又主动到物业去查询车主的电话号码。

在和车主取得联系后，一听说自己的爱车被剐蹭，电话中就能感受到车主升腾的怒火。他气急败坏一通抱怨，我在这头只能唯唯诺诺地赔礼道歉。车主让我等着他一会儿就到。

10多分钟后，只见一位青年男士匆匆从小区后排的楼院跑了过来，顾不上理会我，就开始仔细检查自己的爱车。看到只是细微的划痕，他的情绪才有了稍许平复。

他问我：“准备怎么处理？”我说：“能

怎么处理，修呗。”

我尴尬地笑笑说：“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……”虽然这事自己处理得有点犯傻，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心里踏实。

心灵站台

xinlingzhantai

生命的自由飞翔

□ 谢丽



亲人们凑来的学费里，祖父的信封带着汗腥味，姑妈的银镯子泛着岁月光泽。这些带着体温的善意，支撑我在大学四年里靠家教撑过每个寒夜。

毕业后的23次考试，最终让我走进县城单位的办公室。如今站在小城里，抚摸左脸的伤疤，我总会想起那个在冰面上挣扎的自己。这道疤痕不是疼痛的印记，而是一本名为“坚持”的书脊，刻着农人家弟弟用血泪书写的成长寓言。

当又一年高考的钟声响起，看着考场外攥紧准考证的年轻面孔，我想告诉他们：生活或许会让你在冰面上跌倒，但别忘记，手中的笔永远是点燃星光的火种。

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试卷，那些被墨水染黑的指尖，终将在时光里长成穿透云层的翅膀。只要以“坚持”作翼，总会在命运的冻土上开垦出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清晨洗脸时，竟从镜面发现几根白发。尘世如霜，一点点晕染双鬓，发色在白炽灯照耀下发出飕飕寒光。我瞬间明白，岁月面前，我们是不可饶恕的臣民，无论你有怎样的期颐、不甘和反抗。

春是最繁茂的季节，如今我们要在时光中褪下生命芳华，似乎会有不忍目睹的落寞和寡淡。然而，即便青春过隙，生命也能以另一种形式飞翔。阅读、书写和行走，便是我们的生命在天地间的自由翱翔。

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激情，一些人似乎有更多的天然渴求。我素淡平易的外表下，也藏有一颗时刻搏动跳跃的魂灵。幼年时，父母制定的生活规律，总让我产生轻微的抵触和反抗。日落而息、日出而作的俗常生活，也常常让我十分困惑。为什么人们要在傍晚休憩？为什么要用一日三餐维持、延续生命能量？一些需要综合哲学、社会学、自然科学未必能够清晰回答的问题，一直困惑我的童年时代以及漫长的青春时期。

那时候，我还住在鲁西南一家棉麻公司的四合院里。写完作业后，我常常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行走，爬上高高的双杠架，极目眺望无际的远方……彼处是叠层翻滚的金色麦浪还是无边无垠的蓝色大海？由于未曾抵达，我无从感知，陪伴童年的是漫长寂寥的孤独和无从述说的心愿。那时候，父亲从城区新华书店买回的数本童书和一架已经有些破旧的口琴，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玩伴，在寡淡的守望中撩动着前方的向往。

闭塞的童年时光，一直是我青春时节成长的隐痛。后来，入大学进入都市，宽敞明亮的校园阅读室成为我最常停留的地方。我在广泛的阅读中汲取并开混沌的智慧，在漫长的守望中撩动着前方的向往。

闭塞的童年时光，一直是我青春时节成长的隐痛。后来，入大学进入都市，宽敞明亮的校园